



□ 13
2585
5



仁18
2585
13-5

大正九年三月三日寄
磯貝靜昇氏贈

管子卷第七

唐臨菑房玄齡註釋

沈鼎新自玉

蘆泉劉績增註

朱養純元一

叅評

明西吳朱長春通演

朱養和元冲輯訂

大臣第十八

謂以大
事匡君

內言一

張衡評三匡
及伯形皆後
人追敘者然
其文高古奇
絕幾平乎板
敬仰之逸駕
然者

齊僖公生公子諸兒公子糾公子小白使鮑叔傅小白。鮑叔辭稱疾不出。管仲與召忽往見之曰何故不出。鮑叔曰先人有言曰知子莫若父。知臣莫若君。今君知臣不肖也是以使賤臣傅小白也。鮑叔以小白年幼又不肖

趙用賢評大
匡等三篇是
當時紀敘之
文

程敏政評讓
事廣間便非
忠

而賤故難。賤臣知棄矣。（續按）言君知已不肖，使傳小
為之傳也。（白）于次小白不得立，是君有
意棄我。故召忽曰：子固辭無出，吾權任子，以成公，必
免子。（任）保也。君若有疑我當保子以疾困，至於死，公
君不信，我權保子以成公。（鮑叔曰）子如是，何不免之
則君不疑，必免子之傳矣。（鮑叔曰）子如是，何不免之
有乎？（言）必管仲曰：不可。（言）非持社稷宗廟者，不讓
事不廣間。（社稷宗廟至重，故不可）將有國者，未可知
也。（於）三公子，未子其出乎？名忽曰：不可。吾三人者之
於齊國也，譬之猶鼎之有足也。去一馬，則必不立矣。
（言）三人不可，吾觀小白必不為後矣。（續按）此言三人
異其出處。

楊慎評無小
知陽而有大
慮伯之上也
淫修好動不
足害伯有小
知害伯必失
小知大慮之
仇也日拙而
不知懼也彼
自不容其害

事一公子。則所事者能立。若去一人，則必不立。今已既事紂，故知小白必不能立為後。管仲曰：不然也。夫國人憎惡紂之母，以及紂之身，而憐小白之無母也。諸兒長而賤，事未可知也。夫所以定齊國者，非此二公子者，將無已也。（二公子，謂諸兒子，紂言）
又立小白，即是將更無所用。謂小白必得立矣。（續按）二公子，指紂小白也。已以同言定齊，必此二人也。
小白之為人，無小智，惕而有小慮。非夷吾莫容小白。（小白既無小智，必垂近於俗人，故非夷吾莫能容。春演小智大慮，政不相）
兼尤不可相兼。大飯不及壺，殲嘽嘽不足為飽。有大
有小，其唯聖人乎。聖人能有之，而不用之也。左畫方，右畫員，手且不能給，而况於心耳。目手足各兩，而心一也。用其一，不得又兼其二。用大大矣，用小小矣。

夷吾又孰得而容之哉故小白者夷吾之水也魚之識水久矣梅士享許忽以受君命奉所立為君臣仲以社稷宗廟祭祀為君臣議論各極天性以此持受命為傳非受命當託仲說較長逮其後季札奔魯君臣既定至無所逃召

得役乎小。而小無得御乎大。故曰大不天。不幸降禍。踰。小山入。君子不小知。故可大受也。加殃于齊。糾雖得立。事將不濟。非子定社稷。其將誰也。糾既不濟。次在小白。輔小白而召忽曰。百歲之後。吾君卜世。犯吾君命。而廢吾所立。奪吾糾也。雖得天下。吾不生也。謂僖公之命。使立子糾。今而奪焉。我當死。兄與我齊國之政也。受君令而不改。奉所立而不濟。是吾義也。各忽稱管仲為兄。與我齊國之政。謂使奉。更有所立。不濟而死。是為臣之義也。續按。兄。古況字。後倣此。言犯命廢糾。雖得天下。尚不生。况定齊社稷。一國管仲曰。夷吾之為君臣也。言已立君臣之將之政乎。管仲曰。夷吾之為君臣也。義與召忽異。將

忽之死。允賢生也。予故曰仲何不藏身以有待而幾俸于二公子之間

洸新評無二心正盡力以親信梅士享許仲敘鮑叔以無

承君命。奉社稷。以持宗廟。豈死一糾哉。言當為宗廟死。於夷吾之所死者。社稷破。宗廟滅。祭祀絕。則夷吾死之。非此三者。則夷吾生。夷吾生。則齊國利。夷吾死。則齊國不利。春通管召二人語。應是小白既立。請魯與鮑叔駢傳。不相當。紀者代為辭。又錯為序也。鮑叔曰。然則奈何。管子曰。子出奉令。則可。有所依。故曰可。鮑叔許諾。乃出奉令。遂傳小白。鮑叔謂管仲曰。何行。問其事。君。管仲曰。為人臣者。不盡力於君。則不親信。不親信。則言不聽。言不聽。則社稷不定。夫事君者。無二心。此事君之所行。

二心而已二
心手亂義乳
之不終仲雖
相之而所事
既定不可更
也仲命有所
制也

梅士享評魯
桓公夫人一
段亦齊襄公
淫縱取亡處

鮑叔許諾。僖公之母弟夷仲年生公孫無知。有寵於僖公。衣服禮秩如適。言無知之寵。與適子同。僖公卒。以諸兄長得為君。是為襄公。襄公立後。細無知無知怒。公令連稱管至父戍葵丘。曰。瓜時而往。及瓜時而來。期戍。公問不至。請代。不許。故二人因公孫無知以作亂。魯桓公夫人文姜。齊女也。公將如齊。與夫人皆行。公謂申俞諫曰。不可。申俞魯大夫也。女有家。男有室。女有夫之家。男有妻之室。無相瀆也。謂之有禮。公不聽。遂以文姜會齊侯於濞。文姜通於齊侯。桓公聞。責文姜。文姜告齊侯。齊侯怒。饗

葉水心評賢
智似各成其
美

柳樞評禍理
語更奇峭

公使公子彭生乘魯侯脅之。乘謂扶公升車。拉其脅而殺之。公薨于車。豎曼曰。豎曼齊賢者。大夫也。賢者死。忠以振疑。百姓寓焉。振救者死於忠義。以救當時之疑。故百姓有所託焉。寓寄託也。智者究理而長慮。身得免焉。智者既盡理而謀慮又長。故免於危亡。今彭生二於君。不以正道輔君。而從之於昏。無盡言而諛行。以戲我君。使我君失親戚之禮命。無盡言。謂不忠諫。襄公通其妹。故曰失親戚之禮命。又力成吾君之禍。以構二國之怨。構其多力。拉殺魯君。故曰力成吾君之禍。彭生其得免乎。禍理屬焉。禍敗之理。屬於彭生。夫君以怒遂禍。則遂成其禍。彭生不畏惡親。聞容。昏生無醜也。君而通妹。是謂惡親。不畏此事遠聞而容忍之。然此

張按評敘得簡古

朱養純評事甚性駁

昏愚之生於不識其類。豈及彭生而能止之哉。乃如故曰昏生無醜醜類也。由彭生則彭生力能止之。今而成禍。故當誅之。魯若有誅。必以彭生為說。二月。魯人告齊曰。寡君畏君之威。不敢寧居。來修舊好。禮成而不反。無所歸死。請以彭生除之。齊人為殺彭生。以謝於魯。五月。襄公田于貝丘。見豕彘。從者曰。公子彭生也。公怒曰。公子彭生安敢見射之。豕人立而啼。公懼。墜於車下。傷足。屢反。誅屢於徒人費。不得也。誅鞭之。見血費走。而出遇賊於門。脅而束之。費袒責鞭之。見血費走。而出遇賊於門。脅而束之。費袒而示之背。賊信之。使費先入伏。公而出。鬪死于門中。

孔穎達評文更審曲如畫

石之紛如死于階下。孟陽代君寢于牀。賊殺之。曰。非君也不類。見公之足于戶下。遂殺公。而立公孫無知也。鮑叔牙奉公子小白。奔莒。管夷吾召忽奉公子糾。奔魯。九年。公孫無知虐於雍廩。雍廩殺無知也。桓公自莒先入。魯人伐齊。納公子糾。戰於乾時。管仲射桓公中鉤。魯師敗績。桓公踐位。於是劫魯。使魯殺公子糾。劫。謂與兵脅之。桓公問於鮑叔曰。將何以定社稷。鮑叔曰。得管仲與召忽。則社稷定矣。公曰。夷吾與召忽。吾賊也。鮑叔乃告公其故。圖。故圖。謂管仲本使鮑叔傳小白將立之。公曰。然

張嶠評鮑叔知仲心

則可得乎。鮑叔曰：若亟召，則可得也；不亟，不可得也。夫魯施伯知夷吾為人之有慧也，其謀必將令魯致政於夷吾。夷吾受之，則彼知能弱齊矣。夷吾不受，彼知其將反於齊也，必將殺之。既不受魯政而反於齊，恐其將為魯害，故殺之。公曰：然則夷吾將受魯之政乎？其否也？鮑叔對曰：不受。夫夷吾之不死，紉也。為欲定齊國之社稷也。今受魯之政，是弱齊也。夷吾之事君，無二心，雖知死必不受也。君謂桓公公曰：其於我也曾若是乎？曾則也，則能無二心如是乎。鮑叔對曰：非為君也，為先君也。其於君不如親紉也。

曹彥評鮑叔知仲心

言管仲親紉，多於小白也。紉之不死，而况君乎？親尚不死，疏則可知。君若欲定齊之社稷，則亟迎之。管仲既志在定齊社稷，故須急迎之。公曰：恐不及奈何？鮑叔曰：夫施伯之為人，也敏而多畏。多畏則念慮深。公若先反，恐注怨焉，必不殺也。若先反管仲而施伯殺之，齊必注怨，故不敢。公曰：諾。從鮑叔之言也。施伯進對魯君曰：管仲有急其事，不濟。今在魯，君其致魯之政焉。有急難之事，與小白來在魯，可因此事而致政。若受之，則齊可弱也；若不受，則殺之。殺之以說於齊也，與同怒尚賢於已。施伯恐管仲反齊為害，欲殺之，有若與齊同怒如此。君曰：諾。魯未及致政，而齊之使至，曰：猶賢於不殺也。君曰：諾。魯未及致政，而齊之使至，曰：猶賢於不殺也。

劉勰評此計
有說

朱熹和評施
伯亦不能料

管子

卷七

夷吾與召忽也。寡人之賊也。今在魯。寡人願生得之。若不得也。是君與寡人賊比也。魯君問施伯。施伯曰。君與之。臣聞齊君惕而亟驕。雖得賢。庸必能用之乎。庸猶及齊君之能用之也。管子之事濟也。及猶就也。就令能用何也。及齊君之能用之也。管子之事濟也。之。管子之事必濟矣。夫管仲。天下之大聖也。今彼反齊。天下皆鄉之。豈獨魯乎。今若殺之。此鮑叔之友也。鮑叔因此以作難。君必不能待也。齊國強。鮑叔賢。故不能待。待猶擬也。不如與之。魯君乃遂束縛管仲。與召忽。管仲謂召忽曰。子懼乎。召忽曰。何懼乎。吾不蚤死。將胥有所定也。待。今既定。

郭正域評生
臣死臣是定
案

楊慎評上著
臣之志下者
臣之術

朱長春評以
臣之術

臣之術

矣。謂小白已定齊。令子相齊之左。必令忽相齊之右。雖然。殺君而用吾身。是再辱我也。君謂子。子為生臣。忽為死臣。生則定社稷。死則顯忠義。忽也。知得萬乘之政而死。公子糾可謂有死臣矣。子生而霸諸侯。公子糾可謂有生臣矣。死者成行。死成忠。義之行。生者成名。生定社稷。名不兩立。既成生。又成行。不虛至。必致身受命。子其勉之。死生有分矣。乃行入齊境。自刎而死。管仲遂入。君子聞之曰。召忽之死也。賢其生也。召忽之生。不管仲之生也。賢其死也。管仲之死。不或曰。明年。集書者。更聞異說。故言或成九合之功。明年。襄公立之。明年也。

管子

卷七

七

或曰起例信
疑兩存而文
奇正陸離得
此更神大傳
所謂相雜太
史公

襄公逐小白。小白走莒。三年。襄公薨。公子糾踐位。國
人召小白。鮑叔曰。胡不行矣。小白曰。不可。夫管仲知
召忽。強武。雖國人召我。我猶不得入也。鮑叔曰。管仲
得行。其知於國。國可謂亂乎。管仲得行。其智於國。國
則不亂。今亂是不得行。
其召忽強武。豈能獨圖我哉。
國人既召小白。則小白
智。召忽強武。豈能獨圖我哉。
曰。夫雖不得行。其知豈且不有焉乎。直是智不行。召
忽雖不得行。其知豈且不有焉乎。
忽雖不得行。其及豈不足以圖我哉。召忽雖不得行。其
若及獨能圖我。
續按及謂所
從黨與也。鮑叔對曰。夫國之亂也。智人不得作內
事。智人作內事。則其
國理續按指管仲。朋友不能相合。膠而國乃可圖。

何後良評是
叔真心

楊慎評鮑叔
之可仰也大
匡之文文鮑
者歟

也。膠。交入也。朋友不能相交。合則
黨與弱。故乃可圖。續按指召忽。乃命車駕。鮑叔御。
小白乘而出於莒。小白曰。夫二人者。奉君令。吾不可
以試也。二人謂管仲。召忽。奉君令
則致死。拒我。故不可試也。乃將下。鮑叔履其
足。曰。事之濟也。在此時事。若不濟。老臣死之。公子猶
之免也。鮑叔言事若不濟。則已
致死。公子猶可得免脫。乃行。至於邑郊。鮑叔
令車三十乘。先十乘後。二十乘先鮑叔。欲與之
入國。十乘後令衛公子。鮑叔
乃告小白曰。夫國之疑。二三子莫忍。老臣從。小白者。二三子謂
不恐違老臣故。事之未濟也。老臣是以塞道。以事未
相從。中心實疑。
二十乘先。行塞道。續按鮑叔言齊國人疑立君未定
必不忍殺已。若事不濟。已尚足以塞道。而先小白也。

蘇軾評此誓
甚正決

春通三人同友。仲忽必不忍殺叔。故先驅塞道。公子居後。既不得前行。則彼兵不振矣。是以平行入國。而亡恙。倘其反而殺叔。先者死。拒後者可走也。故曰公子猶之免也。是以誓軍令。利則進。不利則後。免公子而鮑叔乃誓曰。事之濟也。聽我令。事之不濟也。免公。子者為上。死者為下。吾以五乘之實距路。鮑叔於前將五乘先行。距路。不令鮑叔乃為前驅。遂入國。逐公子。糾之黨。得及小白。子糾管仲射小白。中鉤。管仲與公子糾召忽遂走魯。桓公踐位。魯伐齊。納公子糾而不能。桓公二年踐位。入國二年。方得踐位。召管仲。管仲至。公問曰。社稷可定乎。管仲對曰。君霸王社稷定。君不霸王社稷不定。公曰。吾不

梅士享評祖
公設無大慮
管仲終死子
糾可見其生
不苟
朱長春評期
王而勉伯著
書者後曰君
不能天性以
小見神王佐
云爾
梅士享評必
待桓公許伯
然後仲趨就
相位可見其
相不虛

敢至于此其大也。定社稷而已。管仲又請。君曰。不。管仲辭於君曰。君免臣於死。臣之幸也。然臣之不死。糾也。為欲定社稷也。社稷不定。臣祿齊國之政。而不死。糾也。臣不敢。既不死。糾。空食齊政之祿。而不死。糾也。臣則不敢。言將致死。乃走出至門。公召管仲。管仲反。公汗出曰。勿已其勉霸乎。必欲令霸王而不已。管仲再拜稽首而起曰。今日君我將勉力而求霸也。君既許霸。臣貪於承命。故趨立相位。乃令成霸。臣貪承命。趨立於相位。承命。故趨立相位。乃令五官行事。異日公告管仲曰。欲以諸侯之間無事也。小修兵革。管仲曰。不可。百姓病。公先與百姓而藏其

梅士章評桓公欲先修兵管仲欲先厚人所謂人者合諸侯與齊而兼厚者也
朱長春評蕩船事國異人異年異自札先立以下至後紀事多與左傳故別或曰起例載異聞也

管子

卷七

兵。百姓困病。當先賦與。與其厚於兵。不如厚於人。人強。齊國之社稷未定。公未始於人。而始於兵。外不親於諸侯。內不親於民。公曰。諾。政未能有行也。行也。二年桓公彌亂。行夷吾。又告管仲曰。欲繕兵。管仲又曰。不可。公不聽。果為兵。桓公與宋夫人飲船中。宋夫人左傳作蔡。夫人蕩船而懼。公公怒出之。宋受而嫁之。蔡侯明年公怒告管仲曰。欲伐宋。管仲曰。不可。臣聞內政不修。外舉事不濟。公不聽。果伐宋。諸侯興兵而救宋。大敗齊師。宋受而嫁之。蔡侯左傳作蔡。人嫁之。非宋嫁與。

沈思新評修兵後用果可危

梅士章評鮑叔警君用夷

蔡也。事見魯僖公三年。乃齊桓公二十九年也。案齊桓公位之二年。宋從齊伐魯。三年。宋再伐魯。四年。宋有宋萬之難。而閔公弑。五年。春。會于北杏。以平宋亂。冬。會于柯。始及魯平也。宋人背北杏之會。六年。春。齊率陳曹以伐宋。請師于周。夏。單伯會之。取成于宋而還。自此征伐會盟。魯宋無不共命。安得有柯未會之先。齊伐宋而魯救。柯既會之後。宋伐杞而齊不能令。如大匡所云者。公怒歸告管仲曰。請修兵。革吾士不練。吾兵不實。諸侯故敢救吾。內修兵。革管仲曰。不可。齊國危矣。內奪民用。士勸於勇。外亂之本也。修兵則用廢。故曰奪入用。士所勸者唯勇。則輕敵。故為外亂之本也。外犯諸侯。民多怨也。外犯必多殘害。故為人所怨。為義之士不入齊國。君為不義。故安得無危。鮑叔曰。公必用夷。吾之言。公義。士不歸也。

管子

卷七

十

吾之言此篇
凡三見故知
桓公之伯始
終成之者鮑
叔也

李泌評纂
梁人

不聽乃令四封之內修兵關市之征後之也。謂過常
稅公乃遂用以勇授祿與之祿。鮑叔謂管仲曰異日
者公許子霸今國彌亂子將何如管仲曰吾君惕其
智多誨智多則可姑少胥其自及也。胥待也待其鮑
叔曰比其自及也國無闕亾乎管仲曰未也國中之
政夷吾尚微為焉亂乎尚可以待國政微為則未至
外諸侯之佐既無有吾二人者未有敢犯我者諸侯
既無有如我二人故不敢犯我明年朝之爭祿相刺殺領而刎頸者
不絕裝謂舉鮑叔謂管仲曰國死者衆矣毋乃害乎

趙山賢評義
士而方可強

管仲曰安得已然此皆其貪民也貪人爭祿自殘亦
夷吾之所患者諸侯之為義者莫肯入齊齊之為義
者莫肯仕此夷吾之所患也有義之士內外不歸若
夫死者吾安用而愛之貪人自相殺傷公又內修兵
三年桓公將伐魯曰魯與寡人近謂國於是其救宋
也疾疾謂先寡人且誅焉管仲曰不可臣聞有土之
君不勤於兵不忌於辱不輔其過則社稷安勤於兵
忌於辱輔其過則社稷危公不聽與師伐魯造於長
勺魯莊公興師逆之大敗之桓公曰吾兵猶尚少吾

朱長春評春秋之師未有加二千乘者也其虛言耶

柯潛評以小兵御多兵非計也

參圍之安能圍我吾以三倍之兵圍之則安能圍我四年修兵同甲十萬同甲謂完堅齊等車五千乘謂管仲曰吾士既練吾兵既多寡人欲服魯管仲喟然嘆曰齊國危矣君不競於德而競於兵人君當以德義服遠不當競于兵也天下之國帶甲十萬者不鮮矣吾欲發小兵以服大兵欲以齊國服諸侯而致霸王故曰以小兵而內失吾衆謂數搖動之則衆疲而散諸侯設備數見故設吾人設詐詐以繼之國欲無危得已乎續按言天下兵多齊發小兵以服之內外俱失而國危矣詐一本作誑公不聽果伐魯魯不敢戰去國五十里而為之關更立國界而為之關魯請比於關內

黃震評委姪殫盡

何俊良評設害遠到

以從于齊齊亦毋復侵魯服請從服於齊供其徵求比於齊之關內桓公許諾魯人請盟曰魯小國也固不帶劍今而帶劍是交兵聞於諸侯君不如已若以交兵聞於諸侯請去兵桓公曰諾乃令從者毋以兵管仲曰不可諸侯加忌於君君如是以退可忌怨也諸侯欲以結盟致怨於君今請不盟從此即退可有事小國彌堅大國設備既有貪忌之名故皆設備非齊國之利也桓公不聽管仲又諫曰君必不去魯胡不用兵曹劌之為人也劌下同堅強以忌不可以約取也不可

告正評劫壇
事殊異

取信也。桓公不聽果與之遇。春演曹沫劫壇之事。兩傳不載。七國始言之。或好事耶。此以抽劍屬公。更左冠裳之侯。賊為刺客。自昔未之有聞。又安在秉禮周公之胤。且會盟之役。禮擅資揖讓登壇。劍于何懷。有是乎未敢信也。曰請不帶劍。又所未敢信也。乘車之會。自桓公成伯始。往未之有。以兵臨交惡而盟。無故一旦去。莊公自懷劍。曹劌亦劍示疑矣。禍之不信。而誰欺。懷劍踐壇。莊公抽劍。其懷曰。魯之境去國五十里。亦無不死而已。左樞桓公。右自承曰。均之死也。戮死於君前。左手舉劍。將戮桓公。且以右手自承而言曰。齊追魯境亦死。今殺君亦死。同是死也。將殺君。次自殺。故曰均之死。管仲走君。曹劌抽劍當兩階之間。也。戮死於君前。管仲走君。曹劌抽劍當兩階之間。日二君將改圖。無有進者。拔劍當階。所以拒管仲言。魯齊二君將欲改先者之

宋長春評大
匡志匡君以
匡天下為功
初敘五年弗
諫自用之弊
一用仲而伯
成以此分兩
截應惕而大
慮則事多舛
而仲功亦莽
莽矣

所圖。今不當有進往也。管仲曰。君與地以汶為竟。桓公許諾。以汶為竟。而歸。桓公歸而修於政。不修於兵。革自園辟人。以過弭師。既不修其兵革。故出入自園辟。其人。以先者之過。故弭息其師。五年宋伐杞。桓公謂管仲與鮑叔曰。夫宋寡人固欲伐之。無若諸侯何。無若諸侯。救宋何。夫杞明王之後也。杞夏之後。今宋伐之。予欲救之。其可乎。管仲對曰。不可。臣聞內政之不修。外舉義不信。君將外舉義以行先之。以內行則諸侯可令附。桓公曰。於此不救。後無以伐宋。今不救杞。後無辭以伐宋。管仲曰。諸侯之君。不貪於土。貪於土。必勤於兵。勤

程敏政評不
競兵是至書

梅士享評以
下節節收拾
人心看施施
為真有包龍
一世規模

於兵必病於民民病則多詐夫詐密而後動者勝密
詐則不信於民夫不信於民則亂內動則危於身是
以古之人聞先王之道者不競於兵兵者凶器競之則危桓公
曰然則奚若管仲對曰以臣則不以臣之意則不與君同而令
人以重幣使之以重幣使宋令罷杞兵使之而不可謂宋不君從令
受而封之受杞告命而建封之桓公問鮑叔曰奚若鮑叔曰公
行夷吾之言公乃命曹孫宿使於宋宋不聽果伐杞
宋果伐杞桓公築緣陵以封之緣陵杞城予車百乘甲一千謂與
杞也明年狄人伐邢邢君出致於齊致命於齊以告急桓公築

朱養純評又
囑以行夷吾
之言是其成
桓處

夷儀以封之夷儀邢城予車百乘卒千人明年狄人伐衛
衛君出致於虛虛地名詩所謂升彼虛矣以望楚矣桓公且封之隰朋
賓胥無諫曰不可三國所以亡者絕以小小國之亡理則然矣
不當封也今君斷封亡國國盡若何國之盡於封亡國其若之何春秋通絕以
小言國小故亡封亡而桓公問管仲曰奚若管仲曰
君有行之名安得有其實既有行封之名則當虛國而為之安得有其富實乎
君其行也公又問鮑叔鮑叔曰君行夷吾之言桓公
築楚丘以封之與車三百乘甲五千既以封衛明年
桓公問管仲將何行更問以所行之政也管仲對曰公內修政

葉永心評修
政勸民規模
自宏遠

沈維垣評厚
禮與善不減
王者

卷一

而勸民。可以信於諸侯矣。君許諾乃輕稅施關市之

征。為賦祿之制。既已上事。管仲又請曰。問病臣。有

病者。君當願賞。而無罰。五年。諸侯可令。傳。行此五年。

親。公曰諾。既行之。管仲又請曰。諸侯之禮。聘之禮。

令。齊以豹皮往。小侯以鹿皮報。齊以馬往。小侯以犬

報。往重報輕。所謂大國。桓公許諾。行之。管仲又請賞

於國。以及諸侯。君曰諾。行之。管仲賞於國中。君賞於

諸侯。諸侯之君。有行事善者。以重幣賀之。從列士以

下有善者。衣裳賀之。列士。謂齊之列士。管仲自以衣裳賀之。凡諸侯之

楊忱評仲評
臨數人如鑑

臣有諫其君而善者。以重問之。以信其言。謂桓公以

信驗其所諫。公既行之。又問管仲曰。何行。管仲曰。陽

朋。聰明捷給。可令為東國。東國。謂自齊東之。賓。齊無

堅強以良。可以為西土。西土。齊西之土。今晉無之。國

性通敏。西屬金。其人剛。衛國之教。危。傳以利。謂其

果。兩因其地。而使其人。高。危。且相傳以利。謂以利成俗。春通。危急也。急於傳

利。見利即動。輕心者也。不能久。即輕而易動。可以相

入。公子開方之為人。也。慧以給。不能久而樂始。可游

於衛。其人性輕率。不能持久。所謂靡。不有初。鮮克有

也。續按。小匡作公子開方。為人巧轉而。魯邑之教。好

兌利。則不能久而樂始。謂退速進銳也。魯邑之教。好

也。續按。小匡作公子開方。為人巧轉而。魯邑之教。好

邇而訓於禮。既訓學於禮。禮者所以飾貌。故曰好邇。邇近也。季友之爲人也。

恭以精博於糧多小信可游於魯。博於糧。謂多委積。續按小匡作公子。

舉博聞而知禮。糧字疑禮字誤也。楚國之教巧文以利不好立大義。

而好立小信蒙孫博於教而文巧於辭不好立大義。

而好結小信可游於楚小侯既服大侯既附。厚往輕報所以

服小侯游三人於三國所以服大侯。夫如是則始可以施政矣。君曰諾。

乃游公子開方於衛游季友於魯游蒙孫於楚五年。

諸侯附狄人伐。謂人伐齊。桓公告諸侯曰請救伐諸侯許。

諾大侯車二百乘卒二千人小侯車百乘卒千人諸

曾參評文更捷滑

侯皆許諾齊車千乘卒先致緣陵。先者使卒伐緣陵。今有狄難故致之。

戰於後故敗狄。後故地名。其車甲與貨小侯受之。謂敗狄所得車

甲及貨盡與小侯。大侯近者以其縣分之不踐其國。近齊之大侯則

以齊縣分之終不踐其國以侵之春通。北州侯莫來。

謂不來救齊北州謂北之州即幽州營州等。桓公遇南州侯於召陵。謂伐楚盟

於召陵也。曰狄爲無道犯天子令以伐小國。小國齊自謂。以天

子之故敬天之命令以救伐。言諸侯以敬順天命救齊伐狄。北州侯

莫至上不聽天子令下無禮諸侯寡人請誅於北州

之侯諸侯許諾桓公乃北伐令支。今支國名。下鳧之山斬

梅士亭評以天子令救伐以不聽令誅不救罰諸侯周以號召天下詎止樓諸侯以伐諸侯

沈氏新評是
兵食而加
政得治原

朱養和評俱
在盡倫上着
精神

管子

卷一

孤竹。孤竹國名。斬其君。遇山戎。顧問管仲曰。將何行。管仲對

曰。君教諸侯為民聚食。諸侯之兵不足者。君助之發

如此。則始可以加政矣。既使諸侯足食。足食。兵。然後可以加之政也。桓公乃

告諸侯。必足三年之食。安。有三年食。然後可安。以其餘修兵革。

兵革不足以引其事。告齊。齊助之發。諸侯兵之不足。當引其事。以之關。

者以告齊。齊當發卒以助之也。既行之。公又問管仲曰。何行。管仲對

曰。君會其君臣父子。會。謂考合其君。臣父子之宜。則可以加政矣。

公曰。會之道奈何。曰。諸侯毋專立妾以為妻。毋專殺

大臣。無國勞毋專予祿。於國無勞者。不得專予祿。士庶人毋專棄

劉氏評罰不
輕加

妻妹曲隄。所謂無。障谷也。毋貯粟。毋禁材。山澤之材。當與人共之也。行此

卒歲。則始可以罰矣。行之終歲。而有不從者。可以加刑罰。君乃布之於

諸侯。諸侯許諾受而行之。卒歲。吳人伐穀。穀。齊之下。都後以封。

仲。桓公告諸侯。未徧。諸侯之師竭。至以待桓公。言其。

盡。桓公以車千乘會諸侯于竟。都師未至。吳人逃。齊。

之師。尚未至。諸侯皆罷。桓公歸問管仲曰。將何行。管

仲曰。可以加政矣。諸侯服從如此。故可以加之政。曰。從今以往。二年

適子不聞孝。不聞愛。其弟不聞敬。老國良。其老者。國之賢良也。

三者無一焉。可誅也。無一尚可誅。况無三乎。諸侯之臣及國事

管子

卷一

十七

張氏評誅悖
倫以示戒

朱長春評四
十二年以上
敘匡天下行
事大略自以
文為次用兵
車乘車九合
為外政結局
復以踐正十
九年起敘國
中內政此一
篇大體布格
大奇
朱長春評敘
專道古陸離
有遺氣文兼
子史之長太

三年不聞善可罰也。及國事預知國政三年不聞善則不賢也故可罰。君有

過大夫不諫士庶人有善而大夫不進可罰也。士庶

人聞之吏賢孝悌可賞也。士庶人有賢孝悌聞桓公之於吏則可賞也。桓公

受而行之近侯莫不請事。近齊之諸侯皆兵車之會請齊餼賦之事。

六。兵車之會謂乘車之會三。好息民之會也。饗國四。

十有二年桓公踐位十九年弛關市之征。征賦五十

而取一。取其貨賄賦祿以粟案田而稅。案知其壤

歲而稅一。率二歲而一稅之。上年什取三中年什取二下年

什取一歲飢不稅。歲飢謂時歲歲飢弛而稅此歲飢總飢故不稅。

史公用其古者有不飢者故桓公使鮑叔識。音君臣之有善者晏

子識不仕與耕者之有善者。不仕謂餘高子識工賈

之有善者國子為李。李獄官也。隰朋為東國賓胥無

為西土弗鄭為宅。為宅掌修凡仕者近宮。仕者有公

近宮不仕與耕者近門。不仕與耕者當出入工賈近市

二十里置遽委焉有司職之。遽今之郵驛也委謂當

以主從諸侯欲通。欲通從諸侯吏從行者令一人為負

以車。其吏從行而來者遽之有可當若宿者令人養

其馬食其委。其客若宿即以所委客與有司別其

食之一作委其食。

為東國賓胥
無為西國茲
後重出重治
內也公子開
李友家孫不
重也輕外也

禮記評林卷之七

郭正域評有賞無罰大有權衡

謂分別其契。至國八契。自郊至國八契。則二百五十里之郊。地相距為五百里。此周之大費義數而不當有罪。義謂供客之禮。徒費義數而於事不當者。罪之。凡庶人欲通鄉吏不通七日。囚。庶人有所陳訴。通於君。鄉吏抑而不通。事經七日者。則囚其出欲通吏不通五日。囚。出謂欲吏鞠劾其所以也。人子欲通吏不通三日。囚。凡縣吏進諸侯士而有善。觀其能之大小。以為之賞。有過無罪。賞雖過能。亦不罪也。續按縣吏進諸侯士有善。則與其賞。有過。則令鮑叔進大夫勸。不與其罰。蓋以他國故不連及也。國家。外進大夫。令之。得之成而不悔。為上舉。得此大國家。勉營國家之事。得之成而不悔。為上舉。夫故有成功。終然允當。無有可從。政治為次。所進大夫從政海。如此者。舉善之上。而能理者。次上。

梅士享評孝弟為人之本貴人之子必聞之于父士則童而習之獨農工賈恐

成功也。野為原。又多不發。春通不發。是大徒大役簡少其野多不發之衆。起訟不驕次之。所進大夫有能勸勉農人。開闢荒野。皆為者。莫不恭恪。不為驕傲。此又其次也。勸國家得之成而悔從政。雖治而不能野原又多發起訟驕行。此三者為下。令晏子進貴人之子。晏子。平仲之先。出不仕。不仕。則樂道深。處不華。無過失。而友有少長。大有少長。則遵禮經。為上舉。全此三者。得二為次。得交不失禮。行此三者。為上舉。得二為次。得一為下耕者。農農用力。勤而應於父兄。孝且事賢多。故能多。

其以力謀之
之以見利遷
之故教人應
于父兄則為
上舉不應干
父兄則為首
戮而孝弟之
義不待學校
而興矣
朱長春評國
子斷獄只一
句作不了語
復入三大夫
之舉因申三
大夫之罪總
歸于謂國子
以完斷獄文
局之奇後人

行此三者為上舉得二為次得一為下
令高子進工
賈應於父兄事長養老承事故
而從之也
行此三者
為上舉得二為次得一為下
令國子以情斷獄
定罪罰者貴得其罪
春演獄天下之命也
君之威也
于政為大于國為權
政不可輕權不可移
人命不可
濫屬之上卿申之君命
三大夫既已選舉使縣行之
有重之矣
重乃可結
三大夫
謂鮑叔
管仲進而舉言上而見之於君
見三大
叔是子高子
管仲進而舉言上而見之於君
夫所選
舉者此言選舉者國子主
以卒年君舉
卒年謂終年
斷獄故不在三大夫之數
如此管仲所
進者君舉
管仲告鮑叔曰勸國家不得成而悔從政
不治不能野原又多而發
言相訟驕而驕
凡三者有

不能亦多不
解

罪無赦告晏子曰貴人子處華下

處華屋之下則淫
佚績按處華何照

張榜評數個
無赦凜然

上處不華下交謂以貴凌人使友居
下也照友有少長好飲食照出不仁交
蕩比之匪人
狹少年好飲食重交好則狹明黨
公子也
行此三者有罪無
赦士出入無常不敬老而營富
行此三者有罪無赦

耕者出入不應於父兄用力不農不事賢
行此三者有罪無赦告國子曰工買出入不應父兄承事不敬

而違老治危危傾險也行此三者有罪無赦
凡於父兄無

過州里稱之吏進之君用之
無過於父兄見稱於州
里吏進此人君必用之

有善無賞有過無罰吏不進廉意
有善不能賞有過
不能罰吏則苟免

趙用賢評廉
意廉察其意

而罪士也

朱長春評三

大夫主進賞

仲命之德中

刑也國子為

李主罰君命

之刑中德也

東國西土外

政其條具上

七大夫政完

其文完矣

梅士享評涼

然親師之義

如揭日月以

中天有令人

即不敢在三

之節而不敢

而已故不於父兄無過於州里莫稱吏進之君用之

善為上賞不善吏有罰雖無過於父兄而州里不稱

則吏受上賞不善則吏當罰按當人皆稱其賢而

吏舉善者而舉不賞罰以其出于眾人同然也若吏

以賞罰無與已而不舉則廉察其意而罪之至于人

不稱其賢而吏舉者後有善過賞罰其舉者以其出

于一人君謂國子凡貴賤之義入與父俱父貴而出

獨見也與師俱資賤上與君俱君貴而臣賤凡三者遇賊不死

不知賊則無赦言人于此三者所在當致死所謂在

能死有賊而又不知則斷獄情與義易義與祿易斷

不臣不子也故無赦今賊將害此三者遇之而不

獄者所以止罪邪止罪邪所以與禮義今易祿可無

犯罪者非以垂僻易義則以姦偽易祿也

欽有可無赦姦偽易祿者既當罰其罪可無赦其祿

即天倫王制原父子立君臣此加師重在三耳親屬

情分屬義又有祿易則議貴之典易祿無欽即奪奉

收田之罰有可無赦易後再犯也春演君天道也主

德相地道也主法故命官申令在公考成議罪在仲

法之中而又有德焉上天好生之心終不以義掩仁

也故仲相也三告定罪而不告國子為季者為國守

法而持平者也非仲所得告也周禮三刺又三宥是

君又自為國家詳刑而持平之者也散散敘敘來有

次第有脈絡有條理關鍵見德威之意焉見君相之

分焉見慎微之仁焉見君道仁過而義不過焉治法

之善文字之妙斯古人哉非古人不但識文體且

不識政體又演蓋嘗讀管子大匡廢而歎嗟乎其然

非仲之實也鮑叔之籌論忽仲之對語皆著書者

為解嘲然不可解也仲之能蓋前可謂天幸一羈旅

題政教兩相
成而禮法交
相飭者也

朱養純評
快暢絕

管子

卷八

二十一

定於人之成。又不脫其死也。何以令新君委而任才。卽令叔以本謀泄之。仲亦無計。皆死。事讐。魏于心。而何以知國高諸臣。不席此撓我。此都時事之不可幾者。也。謂仲負天下才。不忍溝瀆。而以其身待有用。則得。謂必知社稷之定。而故我。亂以容小白。不得也。必曰。爲白也。容。爲亂也。不濟則乾時之鉤。誰之射乎。中。鉤而志心。中心死矣。其何容。以社稷之定。此又事之不可信者也。貴日月之光。乘風雲之會。紀內政於五。鄉。立功名於九合。皆後來幸。以其生用。其亡而贖其死。天乎。天生才固以用之。亦幸也。仲尼老於行。無成。於攝天生一聖人。一才人。何若。故曰。事之不可幾者。也。幸而蓋也。聖人許其仁。而不能許其忠。政以爲後世。貪生。二心。口實仲而功爲期。卒不期。而猶嗟然。吾志其大。爲社稷。不可訓。可差矣。雖然。祖夫亦有市之乎。仲欲用桓務功。而桓因以功之務。而入用之桓實。容仲。仲何容桓哉。故論仲者。仁義相衡。節義名相。提。以喪節。屬人。以成功。屬天。以義按之身。以仁贖之天下。天下不可無仲。仲不可無死。故仲罪之魁。功之

首可懸以待贖。不可謂社稷之大於死。管仲且猶不可。而況不爲管仲者乎。

楊慎評。讀大匡者。白其志。審其術。則夷吾如見也。文貌之。則惟大史公身貌之。則爲諸葛孔明。故後世之能讀大匡者。予以兩人獨矣。朱長春評。大匡與齊語爭工。敘辭絕不同。文體各成一。家。後出故更奇。奇勝前。亦奇不如前。五帝三王之降也。世然也。豈豈卑卑。見世運。見文運。又評。大匡敘一匡大政。是管子列傳。七國法家之才爲之也。要其博。大適宕。時加峻。裁氣體。故自矯矯落落。大致似國策。而古深。有春秋之遺。太史公長篇往往。承其法。亦文場宗器。寶色自貴。○倫次似錯非錯。關結似關非關。古人大文章。時有之。矣。法正合奇。勝也。首按事紀。敘引入仲相。分二大段。法宜先內後外。先政後功。故倒使造奇。亦不奇也。敘仲桓君臣始相左。後相成。桓試仲。亦仲試桓。見病後醫。見顛而後扶。乃言易入而功轉用。于此中。失得順文相敘。亦自合爾。要于侈其功者外。而所

以為功。政也。內也。兵家背水陣。形家倒騎龍。奕家先著為後著也。最奇可翫。

日本

美濃

武欽繇聖謨父

校

管子卷第七終

管子卷第八

唐

臨菑房玄齡

註釋

明西湖

沈鼎新自玉

參評

蘆泉劉績

增註

朱養純元一

明西吳朱長春

通演

朱養和元冲輯訂

中匡第十九

內言二

管仲會國用三分

二在賓客

二以供賓客。

其一在國。管仲

懼而復之。

復。白也。以賓客之費太半。故白之。

公曰。吾子猶如是乎。

以

梅士亭評祖公陽而有六處。此見之禮。而悅者。出信。則莫。

子為賢。當以供賓之義。為急務。尚懼而白之乎。四鄰賓客入者。說出者。譽。入者。必為延譽也。光名滿天下。入者不說出者不譽。污名。

管子

卷八

庸小自也

楊慎詳以殺
贖殺能禁民
之犯死乎甲
盾所生餘也
幾失於國
猶驅之鋒鏑
也雖然猶愈
於金贖多兵
殺敵多金殺
主伯國亦以
不貪為寶也

滿天下壤可以為粟

播壤則生粟

木可以為貨

破木成器則貨

盡則有生貨散則有聚君入者名之為貴財安可有

有財則失名管仲曰此君之明也公曰民辦軍事矣

則可乎對曰不可甲兵未足也請薄刑罰以厚甲兵

於是死罪不殺刑罪不罰使以甲兵贖有罪使出甲兵以贖之

死罪以犀甲一戟刑罰以脅盾一戟脅盾也既出盾又令出一戟也

過罰以金過誤致罰出金以贖之軍無所計而訟者成以束矢

不計於軍事而以私訟者公曰甲兵既足矣吾欲

出束矢以平其罪成平也誅大國之不道者可乎對曰愛四封之內而後

惡竟外之不善者

先施愛於四封之內則士致死故可以惡竟外之不善

安卿

大夫之家而後可以危救敵之國

卿大夫家安則大敵盡力故以危救

敵之賜小國地而後可以誅大國之不道者舉賢良

而後可以廢慢法鄙賤之民是故先王必有置也而

後必有廢也必有利也而後必有害也桓公曰昔三

王者既弑其君今言仁義則必以三王為法度不識

其故何也對曰昔者禹平治天下及桀而亂之湯放

桀以定禹功也湯平治天下及紂而亂之武王伐紂

以定湯功也且善之伐不善也自古至今未有改之

見桓公

見桓公

君何疑焉。公又問曰：古之亡國，其何失？對曰：計得地，與寶而不計失，諸侯計得財，委而不計失，百姓計見親而不計見棄，三者之屬一足以削遍而有者亡矣。古之隳國家，隳社稷者，非故且爲之也，必少有樂焉，不知其陷於惡也。桓公謂管仲曰：請致仲父。仲父者，德之稱，桓公欲尊事管仲，故以仲父之號致之。公與管仲父而將飲之。行飲以尊，掘新井而柴焉。新井而又柴蓋之，以潔清示敬之。十日齋戒，召管仲。管仲至，公執爵，夫人執尊，觴三行，管仲趨出。公怒曰：寡人齋戒十日而飲，仲父寡人自以爲修矣，

父不告寡人而出，其故何也？

謂不辭而出，所以怒。

鮑叔陽、朋、隰

而出，及管仲於途曰：公怒管仲反入，倍屏而立，公不

與言，少進中庭，公不與言，少進傅堂，公曰：寡人齋戒

十日而飲，仲父自以爲脫於罪矣，仲父不告寡人而

出，未知其故也。對曰：臣聞之，沈於樂者，洽於憂。

至言。

樂過則憂

博，厚於味者，薄於行；慢於朝者，緩於政；害於國家者，

危於社稷，臣是以敢出也。公遽下堂曰：寡人非敢自

爲修也。仲父年長，雖寡人亦衰矣，吾願一朝安仲父

也。

言俱至於衰老，故欲一朝樂飲而爲安。

對曰：臣聞壯者無怠，老者無

偷順天之道必以善終者也。三王失之也。非一朝之
 萃。其所由來者漸矣。非一朝萃集也。君奈何其偷乎。管仲走出。君以
 賓客之禮再拜送之。明日管仲朝。公曰。寡人願聞國
 君之信。對曰。民愛之。鄰國親之。天下信之。此國君之
 信。公曰。善。請問信安始而可。對曰。始於爲身。中於爲
 國。成於爲天下。公曰。請問爲身。對曰。道血氣以求長
 年。長心。長德。長心。謂謀慮遠也。長德。謂恩施廣也。春
通血氣道而後年長。年長而後心長。心
 長而後德長。心與德賴年而善。年又賴血氣以延。道
導引之使通調無沴闕也。血氣不調。生于是疾。人心
于是悖逆。德于是衰。道
儒養生修身同此本理此爲身也。公曰。請問爲國。

曰遠舉賢人慈愛百姓外存亡國繼絕世起諸孤謂孤
 死王事者子孫薄稅斂輕刑罰此爲國之大禮也法行而不
 苛刑廉而不赦有司寬而不凌不虐度不亡不虐獨鬱濁困滯皆法
 亡也往行不來而民游世矣其行法度者但往行而進
 再舉下無再犯日往行不來遷善不知刑措不用皞皞
 以遊矣此爲天下也春演旨哉本術乎禁樂去偷
 氣調血氣調而年德永故道以養氣而持心也心有
 貞明則德有貞一德有貞一則理有貞觀制外情繕
 內性道以爲身爲天下也故聞身治而天下治七全聞
 身亂而天下治者也此管子有本之學儒道合一顧

其用作人法耳。後法家乃多言鍾鼓不解于縣。窈窕不離于側。而天下治。至斯而又揭桎梏以使人。主恣睢。嘻。謬哉。甚乎。為法之弊至此乎。徒觀曰祖管氏。祖管氏。江之不可反于岷矣。而况其流離四下也。聖人之與管成仁。吾之推管出道仁。有不足于道。無去道而能仁。

朱長春評大匡以經天下小匡以理一國中匡以導君君辰樞也天之中也日中心無為以守至正始之外散利次之內典利乃以禁偷持其心以為身要于道所謂環中以應君正莫不正矣

小匡第二十一

內言三

張榜評管子生平作用盡在此不可不熟看朱長春評就論說次而

桓公自莒反於齊使鮑叔牙為宰鮑叔辭曰臣君之庸臣也君有加惠於其臣使臣不凍飢則是君之賜也若必治國家則非臣之所能也其唯管夷吾乎臣

小更益之益無加焉其更鐵易金矣

之所不如管夷吾者五寬惠愛民臣不如也治國不失秉臣不如也秉柄也柄所操以作事忠信可結於諸侯臣不如也續按齊語諸侯作百姓制禮義可法於四方臣

不如也介冑執枹立於軍門使百姓皆加勇臣不如也枹擊鼓槌夫管仲民之父母也將欲治其子不可弃其

楊忱評為君亦猶是此語可起九原

父母公曰管夷吾親射寡人中鉤始於死今乃用之可乎鮑叔曰彼為其君動也君若宥而反之其為君亦猶是也公曰然則為之奈何鮑叔曰君使人請之魯公曰施伯魯之謀臣也彼知吾將用之必不吾予

沈氏新評提出先公社稷是挹柄

也。鮑叔曰：君詔使者曰：寡君有不令之臣在君之國。願請之以戮羣臣。戮以狗魯君必諾。且施伯之知夷吾之才，必將致魯之政。既知其材，故夷吾受之，則魯能弱齊矣。夷吾不受，彼知其將反於齊，必殺之。公曰：然則夷吾受乎？鮑叔曰：不受也。夷吾事君無二心。公曰：其於寡人猶如是乎？對曰：非為君也，為先君與社稷之故。君若欲定宗廟，則亟請之。不然，無及也。公乃使鮑叔行成。成，平也。與魯平。曰：公子糾親也，請君討之。魯人為殺公子糾，又曰：管仲讐也，請受而甘心焉。魯君許

楊慎評「仲也」施伯以為大尼父以為小其施受之異歟

諾。施伯謂魯侯曰：勿予，非戮之也，將用其政也。政，管仲者，天下之賢人也。大器也。在楚則楚得意於天下，在晉則晉得意於天下，在狄則狄得意於天下。今齊求而得之，則必長為魯國憂。君何不殺而受之？其屍魯君曰：諾。將殺管仲。鮑叔進曰：殺之，齊是戮齊也。言戮以狗齊也。殺之，魯是戮魯也。弊邑寡君願生得之以比也。言親吾賊。非弊邑之君所謂也。續按：一作非弊邑之所請也。使臣不能受命。於是魯君乃不殺，遂生束縛而桎，以予齊。

朱養和評敘
次法井然如

蕪軾評成敗
俱歸天

管仲

桀。鮑叔受而哭之。三舉。三舉其聲。僞哀其將死也。施伯從而笑之。

笑其僞也。謂大夫曰。管仲必不死。夫鮑叔之忍。不僂賢人。

言多所容忍。其智稱賢以自成也。稱舉也。鮑叔相公子

小白。先入得國。得國人心。管仲召忽奉公子糾後入。與魯

以戰。能使魯敗。謂魯師與齊戰。能使魯敗而齊克也。功足以得天下。與失

天。其人事一也。管仲本圖將立小白。今能敗魯而勝齊。是其功也。故於齊為得天。於魯為失天。至於能成人事。則一。春通得天失天。管鮑之今

成敗。以天不在人事。小大匡異傳。不可曰仲本圖。

魯懼殺公子糾。召忽囚管仲。以予齊。鮑叔知無後事。

既得管仲。則知後必將勤管仲以勞其君。必採管仲無禍難之事也。

趙汝師評言

常人有為國

得必力者功

猶可貴今叔

為桓得生仲

功無以加矣

齊之意。以成其功。勤而慰勞其君也。春通。願以顯其

功。衆必予之。願君試用管仲。以顯其定齊之功。如此。他讐為後患。恐其君驕。故勤管仲。使君戒省。不有得

力死之功。猶尚可加也。顯生之功。將何如。句是。假令力死成功。但一時之事耳。猶尚可加。况不耻垢辱。忍

而生全。齊將得之而霸。以顯其本謀之功。何善如之

乎。言不昭德以貳君也。言昭管仲之德。以為君之副可加也。昭德以貳君也。貳績按貳君。即前勞君謂使

桓公思前唯不。鮑叔之知。不是失也。以鮑叔之智。能一于安之矣。鮑叔之知。不是失也。及此。圖必不失

也。至於堂阜之上。堂阜地名。鮑叔被而浴之。三。夜。謂除其

桓公親迎之郊。管仲詘纓。挿衽。示將就戮。使人操斧而立。

管仲

七

張栻評問政
處便得其要

其後操斧者將受斧鉞之誅也公辭斧三然後退之退操斧者公曰垂
纓下衽寡人將見管仲再拜稽首曰應公之賜殺之
黃泉死且不朽言君賜之死尚感恩不朽況生之乎公遂與歸禮之於
廟三酌而問為政焉曰昔先君襄公高臺廣池湛樂
飲酒田獵畢弋不聽國政卑聖侮士唯女是崇九妃
六嬪九妃謂諸侯所娶九女天子九嬪諸侯六也陳妾數千食必梁肉衣
必文繡而戎士凍飢戎馬待游車之弊游車弊然後以為戎車
戎士待陳妾之餘陳妾食餘然後以食戎士倡優侏儒在前而賢
大夫在後是以國家不日益不月長吾恐宗廟之不

葉水心評對
語典冊高文

掃除社稷之不血食敢問為之奈何管子對曰昔吾
先王周昭王穆王世法文武之遠迹以成其名合羣
國比較民之有道者設象以為民紀校其人有道者與之設法象
而為式美以相應比綴以書原本窮末其所用美事必令始終相
應然後次比緝綴書之簡策故勸之以慶賞紂之以
刑罰其顛除其顛施顛謂高之頂人或不能務農息兵故糞
其顛而除其施春通糞除顛施歸除而養老重禮也以事先之禮事之賜予以鎮撫之
以為民終始績按設象即周禮懸法象魏也本謂上
國語作班序也言合羣更比較民之有道者必先設
象刑以為民法其從而相應者比合綴連于書推刑

朱長春評國語定民居兩見文錯出著書者為釐正合撮而先敘于成民事之上似有條趙用賢評官官府也此言士之鄉下四

象之意而究其是非合則勸以慶賞違則糾以刑罰于中又分異其老而賜予以鎮撫之猶勞之來之意也終始猶公曰為之奈何管子對曰昔者聖王之治其民也參其國而伍其鄙定民之居成民之事以為民紀謹用其六乘如是而民情可得而百姓可御桓公曰六乘者何也管子曰殺生貴賤貧富此六乘也桓公曰參國奈何管子對曰制國以為二十一鄉商工之鄉六十農之鄉十五公帥十鄉高子帥五鄉國子帥三鄉參國故為三軍公立三官之臣謂三軍之官也市立三鄉工立三族澤立三虞山立三衡自三鄉已下每皆置

句則商工農之鄉也

柯潛評言唯事亂故各有所處

其官制五家為軌軌有長十軌為里里有司四里為連連有長十連為鄉鄉有良人三鄉一帥桓公曰五鄙奈何管子對曰制五家為軌軌有長六軌為邑邑有司十邑為率率有長十率為鄉鄉有良人三鄉為屬屬有帥五屬一大夫武政聽屬以武為政者聽於屬各保而聽鄉屬之聽各自保之毋有淫佚者桓公曰定民之居成民之事奈何管子對曰士農工商四民者國之石民也四者國之本猶柱之石也故曰石不可使襍處襍處則其言唯其事亂也唯亂也是故聖王之處士必於閑燕處士閑燕則謀議審

梅丘亭評四
民。農之
子常為農下
有樂於而不
應其秀才之
能為士者則
足賴。以民
農本業也民

處農必就田。墾處工必就官。府處商必就市井。必立市
方。若造井之。今夫士羣萃而州處。閭閻燕萃共處。閭閻燕
制。故曰市井。則父與父言義。子與子言孝。其事君者言敬。
謂學校。長者言愛幼者言弟。旦昔從事於此。旦昔猶朝夕也。以教其
子弟。少而習焉。其心安焉。不見異物而遷焉。異物謂
其所當。是故其父兄之教不肅而成。其子弟之學不
勞而能。夫是故士之子常為士。今夫農羣萃而州處。
審其四時權節。於四時中。又權量其節之早晚。具備其械器用。械器
田器。比耒耜穀芟。比偶其耒耜及穀芟。穀芟小於耒耜。人執之以隨耒耜之後。重治其門。

務本則巧倖
不萌。故其機
不散。而其秀
足。賢前大匡
篇管子告晏
子以耕者告
國子以工賈
皆以出入不
應于父兄為
罪之首。亦
隨和而教以
土行之義。蓋
天下之大養
之者。農通之
者。工商維之
者。土此四民
為首。而農
為本也。

遺。及寒擊豪除田。以待時乃耕。冬寒之月。即擊去
其田。以待深耕均種。疾耨。耨謂復種。既已先雨芸耨。
春之耕也。以待時雨。時雨既至。挾其槍刈耨鉏。右按曰。挾槍。耨
鉏也。鉏。鉏也。鉏。鉏也。以旦暮從事于田。墾稅衣就功。脫其常服。以
鉏也。鉏也。鉏也。別苗莠。列疏邀。邀密也。謂苗之首戴芻蒲。芻。蔣
芋與蒲。身服襍襖。襍襖謂麤堅之衣。沾體塗足。暴其
以為笠。髮膚。盡其四支之力。以疾從事於田野。少而習焉。其
心安焉。不見異物而遷焉。是故其父兄之教不肅而
成。其子弟之學不勞而能。是故農之子常為農。樸野

沈維垣評其
心安焉上文
法各異

而不慝。農人之子。樸質。其秀才之能為士者。則足賴。而野。不為姦慝。也。農人之子。有秀異之材。可為士者。即所謂生。故以。而知之。不習而成者也。故其賢足可賴也。耕則多粟。以仕則多賢。是以聖王敬畏。戚農。以農民。又秀才生焉。故聖主敬畏農而戚近之。春通語。農列第。四而農民之秀者。即為士。故云野處而不。雖有司。不告罪五。此移第一。而尾語不可刪。今夫工羣萃而州處。相良材。審其四時。辨其功苦。功謂堅美。權節其。苦謂濫惡。用論比計制。續按齊語作。論比協材。斷器。尚完利。裁斷為器。貴於完利。相語以事。相示以功。相陳以巧。相高以知事。以其能知。器用之事。相旦昔從事於此。以教其子弟。少而習焉。其心安焉。

劉思評宛然
卷上

不見異物。而遷焉。是故其父兄之教。不肅而成。其子弟之學。不勞而能。夫是故工之子常為工。今天商羣萃而州處。觀凶飢。審國變。察其四時。而監其鄉之貨。監視也。以知其市之賈。負任擔荷。服牛輅馬。輅一作輅。以周四方。料多少。計貴賤。以其所有。易其所無。買賤鬻貴。是以羽毛不求而至。竹箭有餘於國。春通羽。旄竹。箭。而後。奇恠時來。珍異物聚。旦昔從事於此。以教其子弟。相語以利。相示以時。時齊語。作賴。相陳以知賈。賈。買知物。陳。少而習焉。其心安焉。不見異物。而遷焉。是故其父。

朱熹純評大
四段只二語
收大味淵

張嶠言明修
政是卓識

管子
兄之教不肅而成其子弟之學不勞而能夫是故商
之子常為商相地而衰其政則民不移矣相地沃瘠
則人安其沃瘠而不移差也政齊語作征春通次
土宜農瘠土宜末閒燕宜士相地而差政四民不移
父子常正旅舊則民不惰國之軍旅正之以從舊貫
為矣旅也或疑乃施字誤所謂故舊不遺則民不偷
各以其時至則民不苟苟謂非時入山澤也
則民不惑惑齊語作憾無奪民時則百姓富犧牲不勞則
牛馬育過用謂之勞勞齊語作略桓公又問曰寡人欲修政以干
時於天下其可乎干求也時時見曰會欲求天下諸侯修時見之會管子對

郭正域評列
愛民之道甚
悉

曰可公曰安始而可管子對曰始於愛民公曰愛民
之道奈何管子對曰公修公族家族使相連以
事相及以祿則民相親矣相連以事則人慣狎相及
放舊罪修舊宗立無後則民殖矣放舊罪則全人命
立無後則繼絕世故入殖殖生也省刑罰薄賦歛則民富矣鄉建賢
士使教於國則民有禮矣出令不改則民正矣此愛
民之道也公曰民富而以親則可以使之乎管子對
曰舉財長工以止民用工能積財舉而長之民則慕
富之也陳力尚賢教之也加刑無苛刑之也三具而
使民備凡財之生本于人工本末同之以舉以長民

沈氏新評客
衆而令行正
使民無決若
欲安民速治
必在于隱寓

乃開節。陳力尚賢以勸民知。賢能陳力而崇上之加
刑無苛以濟百姓行之無私則足以容衆矣。出言必
信則令不窮矣。此使民之道也。桓公曰。民居定矣。事
已成矣。吾欲從事於天下諸侯其可乎。欲從管子對
曰。未可。民心未吾安。公曰。安之奈何。管子對曰。修舊
法擇其善者舉而嚴用之。嚴齊語作業皆敬也慈于民予無財
貧無財者寬政役敬百姓則國富而民安矣。公曰。民
安矣其可乎。管子對曰。未可。君若欲正卒伍修甲兵
則大國亦將正卒伍修甲兵。君有征戰之事則小國

梅上卓評作
內政寓軍令
因以獵通軍
事真藏於干
順伏不測于
靜之中

楊慎評此後
諸事精密讀
之使人悚治
知遊民安之
國也
梅上卓評韓
信多多益辨

諸侯之臣有守圉之備矣。然則難以速得意於天下。
公欲速得意於天下。諸侯則事有所隱而政有所寓。
不顯習其兵事故曰事有所隱公曰。爲之奈何。管子
對曰。作內政而寓軍令焉。爲高子之里。爲國子之里。
爲公里。三分齊國以爲三軍。擇其賢民使爲里君。
皆使賢者爲君鄉有行伍。卒長則其制令且以田獵。因以賞
罪。因田獵之功則百姓通於軍事矣。桓公曰。善。於是
管子乃制五家以爲軌。軌爲之長十軌爲里。里有
司。四里爲連。連爲之長十連爲鄉。鄉有良人以爲軍

只是部伍分
賜發什伍
素分不待臨
財取辦

梅士享評雖
云卒伍而相
保如父子兄
弟故其疆無
敵

令是故五家為軌五人為伍軌長率之十軌為里故
五十人為小戎里有司率之四里為連故二百人為
卒連長率之十連為鄉故二千人為旅鄉良人率之
五鄉一師故萬人一軍五鄉之師率之三軍故有中
軍之鼓中軍則公之里卒也有高子之鼓有國子之鼓春以田
日蒐振旅因寓軍政而且整旅秋以田日獮治兵順殺氣是故
卒伍政定於里軍旅政定於郊續按齊語政作正字內教既成
令不得遷徙故卒伍之人人與人相保家與家相愛
少相居長相游祭祀相福死喪相恤禍福相憂居處

李泌評世名

岳正評責任
鄉師處次第
條析

相樂行作相和哭泣相哀是故夜戰其聲相聞足以
無亂晝戰其目相見足以相識驩欣足以相死是故
以守則固以戰則勝君有此教士三萬人以橫行於
天下教士謂先教習之士誅無道以定周室管子大意全在定周室天下大國之君莫
之能圉也正月之朝鄉長復事復白也續按此即參國五鄉一師每歲報
于公親問焉曰於子之鄉有居處為義好學聰明質
仁慈孝於父母長弟聞於鄉里者有則以告有而不
以告謂之蔽賢其罪五謂其罪當入於五刑而定其罰有司已於事
而竣既畢於上公又問焉曰於子之鄉有拳勇股肱

周元會三選
確然

之力筋骨秀出於衆者有則以告有而不以告謂之
 蔽才其罪五有司已於事而竣公又問焉曰於子之
 鄉有不慈孝於父母不長弟於鄉里驕躁淫暴不用
 上令者有則以告有而不以告謂之下比此下與有罪者比而掩
 蓋其罪五有司已於事而竣於是乎鄉長退而修德
 進賢桓公親見之遂使役之官謂授之官而役之公所以歷試其材能
 令官長期而書伐以告伐功也且令選官之賢者而復
 之曰有人居我官有功休德維順一作端慤以待時
 使以慤善待時待可使民恭敬以勸其稱秉言則足
 用之時而使之也

以補官之不善政

謂此人聽稱柄之言可以補不善之政

公宣問其鄉

里而有考驗

宣遍也遍問其鄉里之人以考其所行皆有事驗

乃召而與之

坐省相其質以參其成功成事

既有考驗召而與坐更省視其質體以參

驗其所成

功之事也

可立而時設問國家之患而不肉

之。又時設問國家之患以知智謀之深淺不直相其骨肉而已肉者所謂皮肉也國語作設之以國家之患而不肉謂之側匿猶縮儒也

其鄉里以觀其所能而無大過登以為上卿之佐

為卿

大夫名此曰三選大夫之選

高子國子退而修鄉

朝事既畢二大夫又如前退修於鄉鮑叔在朝故不言

鄉退而修連

即前一連為鄉

梅士享許始
而鄉長進之
繼而官長選
之終而公省
之故曰三選



退而修里即前四里為連里退而修軌即前十里為軌軌退而修家

即前五家為軌。是故匹夫有善故可得而舉也。匹夫有不善

故可得而誅也。政既成鄉不越長朝不越爵。罷士無

伍。罷謂乏於德義者。周禮所謂罷人。不義之眾。恥以為伍也。罷女無家。罷女猶罷士。眾不娶

之故。士三出妻逐於境外。三出妻所謂士也。周極二三其德為政者之所忌。故

逐於境。女三嫁入於春穀。三見出而嫁是不貞。故順者也。故入於春穀是故

民皆勉為善士。與其為善於鄉不如為善於里。與其

為善於里不如為善於家。家居則鄉善矣。所謂家居治理可移於官是故

士莫敢言一朝之便。皆有終歲之計。莫敢以終歲為

梅士亭評由鄉里而歸之家故其慕善也真由一朝而要之終歲故其計善也

長由議論而反之則行故其修善也實張榜評問五

屬與問三鄉者一字不差

不嫌省複古文於重如此

程敏政評又詳責五屬

議皆有終身之功。修政則人無苟且正月之朝五屬大夫復

事於公。續按此即前五屬大夫每歲報政于君擇其寡功者而譙之

曰。列地分民者若一。何故獨寡功。何以不及人教訓

不善政事其不治。一再則宥。三則不赦。公又問焉曰。

於子之屬有居處為義好學聰明質仁慈孝於父母

長弟聞於鄉里者有則以告。有而不以告。謂之蔽賢。

其罪五。有司已事而竣。公又問焉曰。於子之屬有奉

勇股肱之力秀出於眾者。續按秀上。前有筋骨二字有則以告。有

而不以告。謂之蔽才。其罪五。有司已事而竣。公又問

蘇軾評與前
文無別正是
古文妙處

馬曰於子之屬有不慈孝於父母不長弟於鄉里驕
躁淫暴不用上令者有則以告有而不以告者謂之
下此其罪五有司已事而竣於是乎五屬大夫退而
修屬屬退而修連連退而修鄉鄉退而修卒卒退而
修邑邑退而修家是故匹夫有善可得而舉匹夫有
不善可得而誅政成國安以安則固以戰則疆封內
治百姓親可以出征四方立一霸王矣可謂一霸王之功也
公曰卒伍定矣事已成矣吾欲從事於諸侯其可乎
管子對曰未可若軍令則吾既寄諸內政矣夫齊國

楊慎評東矢
贖罰古政如
此以威天下
亦猶行不忍
人之政也徒
以事論三伯
何殊乎
揚慎評觀美
金鑄金之鑄
必以子以鐵

寡甲兵吾欲輕重罪而移之於甲兵公曰爲之奈何
管子對曰制重罪人以兵甲犀脅二戟輕罪入蘭盾
鞞革二戟蘭卽所謂蘭錡兵架也鞞革重革當心著
甲一戟輕罪贖小罪入以金鈞三十金分宥薄罪入
以半鈞分宥謂從坐者分其首犯而寬宥之無坐抑而訟獄者正三禁
之而不直則入一束矢以罰之謂其人自無所坐而被抑屈爲訟者正當
禁之三曰得其不直美金以鑄戈劒矛戟試諸狗馬
者則令入束矢也
惡金以鑄斤斧鉏夷鋸擣試諸木土夷鋤類也鋸鉏類也桓
公曰甲兵大足矣吾欲從事於諸侯可乎管仲對曰

與道並重後
世與錢用白
銀反爭言富
國之非且不
知強兵之術
也可笑也

管子

卷八

未可治內者未具也為外者未備也故使鮑叔牙為

大諫所以諫王子城父為將弦子旗為理理獄寧戚

為田教以農事自此已下理外隰朋為行行謂行人也所曹

宿孫處楚商容處宋季勞處魯徐開封處衛晏尚處

燕審友處晉令此諸賢各處諸侯之國又游士八千

人奉之以車馬衣裘多其資糧財幣足之使出周游

於四方以號召收求天下之賢士飾玩好使出周游

於四方嚮之諸侯以觀其上下之所貴好擇其沈亂

者而先政之以政公曰外內定矣可乎管子對曰未

孔穎達評正
意已伏于此

可鄰國未吾親也公曰親之奈何管子對曰審吾疆

場及其侵地正其封界毋受其貨財而美為皮幣以

極聘煩於諸侯煩見以安四鄰則鄰國親我矣桓公

曰兵太足矣吾欲南伐何主謂以何國為主也管子對

曰以魯為主反其侵地常潛常潛使海於有弊或遇

教令泄於海渠彌於河階後教之冥渠彌巨於河階

名言齊有高山大海軍國語註頗明渠彌神海之

士可依之為險阻也綱山於有牢教之立國城必

而有桓公曰吾欲西伐何主管子對曰以衛為主反

其侵地吉臺原姑與柒里皆地名使海於有弊渠彌於

楊慎評必先
反其侵地所
謂小國地
而後以六國可

管子

卷八

一十八

衛歟
其斯

沈氏新評以
不取天子為
名便堂堂陣

管子

卷八

有階。綱山於有牢。桓公曰。吾欲北伐。何主。管子對曰。
以燕為主。反其侵地。柴夫吠狗。亦地名也。使海於有弊。渠
彌於有階。綱山於有牢。四鄰大親。既反其侵地。正其
封疆。地南至於岱陰。謂岱山之北。西至於濟。北至于海。東
至于紀。隨。紀隨地名。地方三百六十里。三歲治定。四歲教
成。五歲兵出。有教士三萬人。革車八百乘。諸侯多沈
亂。不服於天子。於是乎桓公東救徐州。分吳半。分吳地之
半。存魯。蔡陵。蔡陵地名。割越地。南據宋。鄭。既割越地。又據宋鄭之國。以為
親援也。征伐楚。濟汝水。伐楚時。渡汝水。踰方地。謂方城之地。望文山。

朱養純說南
北東西果所
司無敵

楚山

使貢絲于周室。

使貢楚絲。即所謂縶絲者也。堪為琴瑟絃。

成周反旆。

於隆嶽。

周室有事。歸旆于齊。齊太嶽之後。故言隆嶽。

荊州諸侯莫不來服。

中救晉公。禽狄王。敗胡貉。破屠何。

屠何東胡之先也。

而駢寇

始服。

北狄以駢為寇。

北伐山戎。制泠支。斬孤竹。而九夷始聽。

海濱諸侯莫不來服。西征。攘白狄之地。遂至于西河。

謂龍門之西河。

方舟投柁。乘桴濟河。至于石沈。

石沈地名。縣車束

馬。踰太行。與卑耳之貉拘秦夏。

與卑耳之貉。其拘秦夏之不服者。

西

服流沙西虞。

西虞國名。

而秦戎始從。故兵一出。而大功十

二。自救徐州。已下有十二也。

故東夷西戎。南蠻北狄。中諸侯國。莫

管子

卷八

十九

梅王享詩管仲定周室功在首止首止之盟大匡小匡俱不載母乃忽乎曰非也欲易太子乃惠王隱謀管子不欲顯惠王之失故此篇兩曰定周室而終不言定周室者何事此管子之厚也

管子

卷八

不賓服與諸侯飾牲為載書書謂要盟之辭載之於策以誓要于

上下薦神謂以上下之神祇為盟誓又以其牲薦之於神然後率天下定周

室大朝諸侯於陽穀故兵車之會六乘車之會三九

合諸侯一匡天下甲不解壘兵不解謂所以蔽兵不解甲於壘不解張無弓服無矢張弓衣也無弓無矢亦言不用也

兵於醫言不用也醫言不用也寢武事行文道以朝天子葵丘之會天子使大夫宰

孔致胙於桓公曰余一人之命有事於文武有祭事於文王

武王之使宰孔致胙且有後命曰以爾自卑勞以爾自卑勞

而勞謂爾伯舅毋下拜桓公召管仲而謀管仲對曰

為君不君君命臣毋下拜是不君也為臣不臣臣承命而不讓是不臣也亂之

本也桓公曰余乘車之會三兵車之會六九合諸侯

一匡天下北至於孤竹山戎穢貉拘秦夏西至流沙

西虞南至吳越已牂牁不庾雕題黑齒皆南夷之國號也

荆夷之國莫違寡人之命而中國卑我中國之人不尊崇樂推使

居臣位是昔三代之受命者其異於此乎管子對曰

夫鳳凰鸞鳥不降而鷹隼鳴梟豐庶神不格庶神不至則未

飲其守龜不兆守龜國之守龜不兆謂不以信誠告之握粟而筮者屢

中長者不告而短者告是德之不至時雨甘露不降

傳曰龜長筮短詩曰握粟出卜

張嶷評收拾功績甚壯

趙用賢評人君德之不修故諸神不享至鬼神不享奇龜不告之以吉凶反不如民間握粟以筮卜筮尚

管子

卷八

二十

多靈驗也
楊慎評後之
假神瑞以媚
君者皆管子
之罪人也

張榜評天威
數語是其彈
擊本根

飄風暴雨數臻五穀不蕃六畜不育而蓬蒿藜藿
反竝興夫鳳皇之文前德義後日昌前包德義後有日昌明先德義
乃可以昔人之受命者龍龜假假至河出圖雒出書
地出乘黃乘黃神馬也坤利牝馬之貞故今三祥未
見有者三祥謂龜龍雖曰受命無乃失諸乎桓公懼
出見客曰天威不遠顔咫尺小白承天子之命而毋
下拜恐顛蹶於下以爲天子羞遂下拜登受賞服大
路龍旗九游渠門赤旂渠門旗名天子致胙於桓公而不
受天下諸侯稱順焉桓公憂天下諸侯魯有夫人慶

蘇軾評此桓
公善用仁術

父之亂而二君弑死慶父通莊公夫人姜氏弑子般又弑閔公國絕無後
桓公聞之使高子存之男女不淫淫亂馬牛選具選擇
其善者以成具執玉以見請爲關內之侯請爲齊關內之侯
而桓公不使也狄人攻邢桓公築夷儀以封之男女
不淫馬牛選具執玉以見請爲關內之侯而桓公不
使也狄人攻衛衛人出旅於曹旅客也客居曹也桓公城楚
丘封之其畜以散亡故桓公予之繫馬三百匹謂馬在關
言其良也天下諸侯稱仁焉於是天下之諸侯知桓
公之爲已勤也是以諸侯之歸之也譬若市人桓公

朱養和評依
稀薄來厚往
之意

劉慈評愛利
信武是以服
衆

知諸侯之歸已也。故使輕其幣而重其禮。故使天下
諸侯以疲馬犬羊爲幣。疲謂瘦也齊以良馬報諸侯以縷
帛布鹿皮四分以爲幣。謂四分其鹿皮齊以文錦虎豹皮報
諸侯之使垂橐而入。攜丘粉載而歸。垂橐言其空故也
鈞之以愛。致之以利。結之以信。示之以武。是故天下
小國諸侯既服桓公。莫之敢倍。而歸之喜其愛而貪
其利。信其仁。而畏其武。桓公知天下小國諸侯之多
與已也。於是又大施忠焉。可爲憂者。爲之憂。可爲謀
者。爲之謀。可爲動者。爲之動。伐譚萊而不有也。諸侯

梅士享評衛
戎狄之地以
禁暴于諸侯
衛諸夏之地
以示勸于中
國皆所以安
周也故曰寢
武事行文道
以朝天子又
曰朝服以濟
河又曰以遂
文武之迹于
天下而管仲
之功不待言

稱仁焉。通齊國之魚鹽東萊。自東萊通魚鹽於諸侯使關市幾
而不正。壙而不稅。幾察也。察其姦非而不征稅以爲諸侯之利。諸
侯稱寬焉。築蔡鄆陵。培夏靈父丘。皆邑名以衛戎狄之
地。所以禁暴於諸侯也。築五鹿中牟。鄴蓋與社丘。以
衛諸夏之地。所以示勸於中國也。教大成。是故天下
之於桓公。遠國之民。望如父母。近國之民。從如流水。
故行地滋遠。得人彌衆。是何也。懷其文而畏其武。故
殺無道。定周室。天下莫之能圉。武事立也。定三革。謂乘車馬
人皆有革。偃五兵。朝服以濟河。而無怵惕焉。謂乘車馬之會朝

而在周矣

沈鼎新評匡
齊正以扶周
故成文武之
迹於天下而
終之以羣臣
之謀是文章
救拾妙法

服濟河。以與西諸侯盟也。文事勝也。是故大國之君慙媿。小國諸侯附比。是故大國之君事如臣僕。小國諸侯驩如父母。夫然。故大國之君不尊不以國大。加其尊禮。小國諸侯不卑不以國小。而卑其敬。是故大國之君不驕。小國諸侯不懾。於是列廣地。以益狹地。損有財。以與無財。周其君子。不失成功。周給君子。得其力。用。故不失成功也。周其小人。不失成命。周給小人。懷德。而歸。故不失成命也。夫如是。居處則順。出則有成功。不稱動甲兵之事。以遂文武之迹於天下。既以朝服濟河。故不稱甲兵。文德成也。大國畏成。事如臣僕。武功立也。桓公能假其羣臣之謀。以益其智也。

楊慎評章首
見仲賴鮑叔
末以叔輩賴
仲收此段文
字不知者以
為蛇足知者
以為迴龍也

楊恠評歸到
事周室有分
曉語俱滌盡

其相曰夷吾。大夫曰甯戚。隰朋。賓胥無。鮑叔牙。用此五子者。何功。言何功。而不成。度義光德。繼法紹終。以遺後嗣。貽孝昭穆。大霸天下。名聲廣裕。不可掩也。則唯有明君在上。察相在下也。初桓公郊迎管子。而問焉。管仲辭讓。然後對。以參國伍鄙。立五鄉。以崇化。建五屬。以厲武。寄兵於政。因罰備器械。加兵無道。諸侯以事周室。桓公大說。於是齋戒十日。將相管仲。管仲曰。斧鉞之人也。幸以獲生。以屬其胥領。屬。綴也。臣之祿也。若知國政。非臣之任也。公

周元會評三邪原不可而仲以為非急正善於若處

管子卷八
曰子大夫受政寡人勝任。言子受政而輔我。子大夫我則勝君之任也。子大夫不受政寡人恐崩。管仲許諾再拜而受。相三日。公曰寡人有大邪三其猶尚可以為國乎。對曰臣未得聞。公曰寡人不幸而好田。晦夜而至禽側。言夙與晦夜之時已至禽之側。田莫不見禽而後反。其田必見禽多獲而後反。諸侯使者無所致百官有司無所復。既專於田故使者不得致命有司不得白事。對曰惡則惡矣。然非其急者也。公曰寡人不幸而好酒。日夜相繼諸侯使者無所致百官有司無所復。對曰惡則惡矣。然非其急者也。公曰寡人有污行不幸而好

楊慎評離病立方就讓成任此大機大用非當時說士所能望其項背也

姚樞評薦舉得其人

色而姑姊有不嫁者。對曰惡則惡矣。然非其急者也。公作色曰此三者且可則惡有不可者矣。此三者尚更有不可於此者。對曰人君唯優與不敏為不可。優謂透優則亾衆不敏不及事公曰善吾子就舍異日請與吾子圖之。對曰時可將與夷吾何待異日乎。正與夷吾不可待。公曰奈何。對曰公子舉為人博聞而知禮好學而辭遜請使游於魯以結交焉。公子開方為人巧轉而兌利請使游於衛以結交焉。曹孫宿之為人小廉而苛快。音趙苛密快察也。足恭而辭結。其辭能與人定交結言多所慣習也。

岳正評見仲
父和表相濟

績按大臣作博于教而又巧于辭不好立大義而好結小信則辭結當作辭給詩微細也。正荆之則也。言此人立行正與荆俗同使之遊荆必得其歡心上二人亦然。請使往游以結交焉遂立行三使者而後退。使三使行相三月請論百官公曰諾管仲曰升降揖讓進退閑習辨辭之剛柔臣不如隰朋請立為大行。大行大行之官墾草入邑辟土聚粟多衆盡地之利臣不如甯戚請立為大司田平原廣牧。廣遠可牧之地車不結轍士不旋踵鼓之而三軍之士視死如歸臣不如王子城父請立為大司馬決獄折中不殺不辜不誣無罪臣不如賓胥無請立為大

朱長春評重

言易見三者

可無不可先

秦法家之士

政為此說故

據桓公之短

而自文其毒

至二世而行

亦二世敗而

驗猶天之有

造于世不然

宇宙皆廢爛

萬古為長久

司理犯君顏色進諫必忠不辟死亡不撓富貴臣不
如東郭牙請立以為大諫之官此五子者夷吾一不
如。於五子各。然而以易夷吾夷吾不為也。以五子之
之德則夷吾所不能君若欲治國彊兵則五子者存矣若欲霸
王夷吾在此桓公曰善。春演管氏封禪之辭不經見
左氏大都迂誕方士卒言傳會神仙家倭主者太史公博搜異記以實其書因傳
焉亦不知助出何籍據此中入小匡添益本語故文
明此亦采本也政未必信即信者齊實有岱而封且
仲諍之况儼然欲受命臨中夏以抗天子不諍乎無
廷之罪將浮問鼎于召狩請隧殺矣聖人何以一王
干諸嘉殺焚丘而諱河陽也著書者弱文而昧于義
以是借飾為仲美乎不知其仲諍也一匡匡王耳君
無王臣與同罪平日所為轉移何居而曰舌爭乎一

具。至爭而罪已昭于會矣。凡此皆小
匡之附益齊語而失者。此辨其大耳。

王言第二十一

內言四

日本

美濃

武欽繇聖謨父

校

管子卷第八終

淮時慶通三丁外
 沖冬初拾五山
 華公初拾五山
 天長初拾五山

牛 虎

